

中国历代智囊人物丛书

李斯

李斯





国防大学 2 063 0287 4

中国历代智囊人物丛书

李 斯

常敬竹

解放军出版社

3012/08

京新登字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斯/常敬竹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6
(中国历代智囊人物丛书)

ISBN 7-5065-3139-9

I. 李… II. 常… III. ①李斯-传记②政治家-传记-中国-秦代 IV. K827.33

书 名: 李 斯

著 者: 常敬竹

出版者: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 泰能照排中心

印刷者: 北京兰空印刷厂

发行者: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6 年 5 月 (北京)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500 册

书 号: ISBN 7-5065-3139-9/K·295

定 价: 13.00 元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少年出道	(1)
1. 小吏李斯冒死拦马拜师,荀况 入楚途中慧眼收徒	(1)
2. 兰陵三载,先生指点迷津,李 斯用心苦学	(5)
3. 路见不平,李斯与师兄以智相 助	(8)
4. 先生垂暮,为展鸿图,李斯泪 别荀况	(11)
第二章 初识宫韩	(14)
1. 吕不韦的发迹史	(14)
2. 逢国丧李斯入秦,看佛面吕不 韦收舍人	(21)
3. 吕不韦派李斯到秦王身边做 内线,嬴政慧眼识才,李斯任 王宫侍卫	(23)
4. 吕不韦金蝉脱壳,淫棍嫪毐 入宫	(27)
第三章 乱世争雄	(31)
1. 三足鼎立,嫪毐、吕不韦、嬴政 各怀鬼胎	(31)
2. 为冠礼,嬴政冒死闯雍城	(39)

3. 秦王加冠平嫪毐	(42)
4. 秦王驱逐客卿,李斯挥泪书写 《谏逐客书》	(46)
5. 李斯力荐王绾,险些祸及自身	(52)
6. 嬴政召韩非入秦,李斯对师兄 背后下毒手	(61)
7. 李斯请嫪使赵,“离间之计” 灭赵	(76)
8. 李斯献计,天下一统	(82)
第四章 开国大计	(86)
1. 开国之初,李斯便以其大胆的 构想赢得了始皇的赏识	(86)
2. 李斯建议推行“五德终始” 学说,秦始皇尚黑崇六	(93)
3. 始皇欲强化政权,李斯领命立 法	(97)
4. 李斯上书统一全国的货币、文 字、度量衡	(102)
5. 李斯争宠,丞相王绾无奈告老 还乡,李斯坐上丞相宝座	(106)

第五章 焚书坑儒····· (118)

1. 李斯受命扩建咸阳宫,始皇举行盛大庆典····· (118)
2. 淳于越进谏激怒始皇,李斯焚书,一把大火在全国熊熊燃烧起来····· (126)
3. 侯生出逃,全国的儒生却遭到了灭顶之灾····· (132)

第六章 伴君巡天下····· (140)

1. 李斯上奏,秦始皇出巡····· (140)
2. 山鬼献来玉璧,始皇问卜····· (150)
3. 始皇最后一次出行····· (155)
4. 秦皇琅琊山入海,寻仙药徐福归来····· (161)

第七章 死亡阴谋····· (167)

1. 返回咸阳途中,始皇病倒沙丘····· (167)
2. 始皇病危,李斯日夜陪驾····· (171)
3. 李斯屈从于赵高,篡改始皇遗诏····· (178)

4. 扶苏自杀,蒙恬被囚,始皇遗体运抵咸阳	(190)
第八章 血色悲剧	(197)
1. 蒙氏兄弟惨死,十二位公子和十位公主悬尸咸阳街头	(197)
2. 李斯迎合二世,违心写下奏书	(204)
3. 胡亥深居官禁,李斯深夜入狱	(210)
4. 李斯惨死赵高手里	(216)
5. 李斯死后,秦王朝在游戏般的更替中走到了末路	(224)
后 记	(230)

第一章

少年出道

1. 小吏李斯冒死拦马拜师， 荀况人楚途中慧眼收徒

这是一座陈年的老房子，房梁间到处覆有厚厚的灰尘。一位身穿青布长衫，长得清秀瘦削双目炯炯生辉的后生手持竹帚，踩在高高的凳子上，一丝不苟地清扫着房子的角角落落，四处飞扬的尘土呛得他不时咳嗽几声。

上了年纪的王小吏从外面摇头晃脑地走过来，冲着屋里喊道：“李斯，快出来休息一会，何苦这样卖力？”

叫李斯的后生没有搭话，依旧忙着清扫房间。年长的小吏往前凑凑，仰起头，刚要说什么，不想迷了眼，气得把凳子往旁边一推，李斯重重地摔了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没有起来，用满是灰尘的手擦了一把汗津津的脸，脸上顿时变得像脸谱一样，年长的小

吏又好气又好笑，指着他的鼻子数落道：“你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这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尊容，你就是累死也没人多给你一吊钱，你说图个啥？”

“为了欢迎荀老先生途经这里。”李斯幽幽地说。

王小吏听罢哈哈大笑，脸上布满了轻蔑和鄙夷：“你小子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荀老先生是何等人物，能瞧得上你这等无名之辈？莫说是成名成家，就是县官的帽子也休想戴到你那猴头一样瘦小的脑袋上。”

“县官算什么？”李斯显然被激怒了，从地上站起来，涨红着脸与小吏争辩：“七尺男儿，志当高远。要干就干大事业，有朝一日，我李斯官运亨通，飞黄腾达，青云直上，至少可以紫绶金印，名垂青史。”

“你前年从衙门老书办转到办公房来，整天不是读书就是作文章，浑身透着穷气，命比纸薄，心却比天高，我看你能有多大出息。该不是发烧说胡话吧。”

“论年龄，你是长者，我尊敬你，但论志向，你胸无大志，苟且偷安，真让人看不起，你可曾看见后院茅房里的老鼠，在粪坑里上蹿下跳，吃到的只是一点点污秽的食物，还常常受到人和狗的袭扰，惶惶不可终日。你再看看前院粮仓里的老鼠，吃得是人们屯好的粮食，而且极少受到什么干扰，饱食终日而无忧无虑，同为老鼠，遭遇却如此悬殊。人的命运何尝不是如此呢？关键是要择地而处，择主而仕。我这么卖力地清扫卫生，是因为敬重荀老先生，我想拜他为师，学治理国家之道……”

“荀先生能看得上你吗？”

“你等着瞧吧。”

“……”

这一老一小在官房里唇枪舌剑，争辩了半天，谁也没有说服谁，结果不欢而散。王小吏离去之后，李斯坚持把办公房清扫得干干净净，才顶着浓浓的暮色，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去。

几个月前，楚国老烈王正式继位，任命天下四大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担任令尹，这在当时可是国家文官中最高的职位。黄歇十分重视人才，笼络说客游士。为了报答老烈王的知遇之恩，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派使者前往齐国，邀请一代宗师荀况来楚国讲学，并命令沿途各地郡宗监督百姓整修驿道，补砌城墙，清理办公房的卫生，欢迎荀况入楚。但谁也没想到此时此刻，在北郡上蔡城主管乡文书的李斯，正预谋着一个实现自己远大志向的计划……

这天早晨，天刚朦朦亮，李斯就穿衣戴帽，背起一个大大的土布包袱，早早来到城门前等候。他深知荀况精于治学，长于辩论，曾在天下公认的学术之都临淄城西门下学宫里连任三届学宫领袖，曾与秦昭襄王商榷治国之道，曾与赵孝成王讨论用兵之术，曾遍游天下宣讲公学，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会不会……？李斯的心里又紧张、又激动，他多么希望能马上见到荀子，能拜倒在他的门下，能跟他学习治国之道啊！可太阳已经很高了，荀子先生的马车却还迟迟没有出现。

街上的人越聚越多，人们自发地分立街道两侧，欢迎荀子入楚。

“快看，马车来啦！”不知是谁突然喊道。

李斯心头一震，转过身拼命向前挤去。只见一队马车从远处威风凛凛地飞驰来，银须鹤发的荀老先生端坐在第一辆马车上，正从容地向人们挥手致意。这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荀老先生吗？李斯激动的心仿佛要跳出来了，他拼命拨开人群，冲破府兵的阻拦，向奔驰的马车冲过去！

马车“吱——”地一声在距他不到一米远的地方骤然停了下来。李斯用力挣脱府兵的拉扯，咕咚一声跪倒在马车前，对着竹制栈车上的荀况苦苦恳求：

“大师，请收我为徒吧，成为大师之徒乃我平生最大的心愿，为此我朝思暮想，请大师万勿推辞”

荀况端坐在车上，久久没有说话。在他四方游学的流浪生涯中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形，但是，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能成为他的门徒，更多的人都被他婉言拒之门外。他仔细地望着在车前长跪不起的这个后生：只见他穿着短衣褐衫，赤足麻履，长得异常清瘦但却眉清目秀，脸上透出万分的虔诚和渴望。说不清为什么，荀况突然觉得自己隐隐约约地喜欢这个年轻的后生。他轻轻地打了个手势，让上前拖李斯的府兵退下去，然后不动声色地问道：“后生是何来历，为何拦车？”

“后生姓李名斯，本地人氏，在北郡当差，负责保管乡府的文书，曾有幸拜读大师的诸多名篇力作，对先生极为钦佩，发誓要拜倒在大师的门下，日日聆听大师的教诲，并一直在省吃俭用，积攒盘缠，准备北上齐国远寻大师。不料想大师会光临上蔡小城，后生今日见到大师恍若在梦中一般，真是苍天有眼，三生有幸啊。请大师指教。”

荀况听着，微微点头，没有说什么。这时，坐在他身边的一位年龄与李斯相当，长得白皙、瘦弱、腼腆的后生结结巴巴地说：“先生，难得他一片苦心，对您又如此敬重，为什么不收下他呢？”说话者便是韩国太子韩非，是荀况最器重的门生，虽然说话结结巴巴，却才思敏捷、才华横溢，写得一手好文章。在他为这位素昧平生的拦车人求情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许多年后，自己会屈死在这位师弟的手下，这是后话。

“大师，收下我吧，李斯自幼父母双亡，愿以大师为父，终身侍候，求学修身，矢志不移。”李斯想到自己平时遭到的白眼，讥讽、嘲弄、挖苦，说着说着，不觉眼里噙满了晶莹的泪花。

荀况见李斯出身贫贱，又胸怀报国之志，料定将来可成大器，终于首肯收他为徒。

本来打算跪拦马车，以死明志的李斯，见荀况答应收他为徒，高兴得在地上像鸡啄米一样一口气磕了十几个响头……。

2. 兰陵三载，先生指点迷津，李斯用心苦学

岁月在漫不经心地流逝着。

李斯随着老师荀况和师兄韩非在楚国兰陵就学不觉已经三载了。当初，荀况应春申君黄歇之邀，来楚国讲学，本欲留在郢都，为楚国的改革献计献策。没想到楚国朝庭上下，小人当道，谗言四起，昏庸的孝烈王又偏听偏信，排挤荀况，黄歇只好将荀况师徒三人送往兰陵，期望荀况能在那里搞出个改革的模式来，以推动楚国的社会进步。兰陵原是宋国的领地，后来不堪一击的宋国被齐、楚、魏三国吞并，兰陵便归属于楚。这里虽然地处楚国的北部要塞，土地丰饶，交通发达，但由于官员腐败，治理无术，因而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荀况来这里走马上任后，边著书立说边处理政务，使兰陵的经济、文化、民风渐渐有了新的起色。

李斯每天黎明即起，勤快为老师和师兄打好洗脸水，然后借着黎明的曙光晨读。孔子、孟子和荀子的著述，他都认真研习，他发现孔子提倡仁义、礼兵，传授儒家经典；孟子师法先王，不合时君的时尚；而老师荀子则不同，他主张师法后王，重礼义，为了适合当时新兴帝王代替领主的政治趋势，对孔孟学说加以修正和发挥，有点接近法家，能符合新兴地主阶级政治的需要。这正是李斯所渴望学习的治国之术。他敬重荀况，尊崇荀况，他深信已经看到了一条洒满阳光的仕途之路。

这天早晨，李斯正坐在初夏的草地上苦读，或许是太入迷了，以致老师走到身边了还毫无觉察。荀况在他身边停住脚步，久久端

详着这个皮肤白皙、极少说话却见解独到、思维敏捷的后生，觉得当初第一眼看见他，就从内心深处喜欢上了他，觉得这是一块等待雕琢的璞玉，是一块可塑之材。时至今日，荀况更加相信自己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

“先生早。”李斯读完一段，猛一回头，看到荀况正站在身后，静静地注视着自己，赶忙起身请安。

“读书的时候就要这般用心，一心不可二用，做什么都需一心一意，全神贯注。”荀子走过来，慈祥地拍着他的肩膀说：“这就好比蚯蚓虽然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但却能够上食埃土，下饮泉水，在地下纵横自如，这是蚯蚓用心专一的缘故。有一种形状像兔的鼠类，名叫鼠石鼠，它虽然能飞却飞不上屋顶，能爬却爬不上树顶，会游泳却不能渡过山涧，能打洞却不足以掩身，能走却又走得很慢，尽管它有五种技能，却都不精通，因而常常陷入困境。人生在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先生的话，弟子一定铭记在心。”

“身为学生，一定要重师道，人仅有智慧而无师法，就会成为贼寇，仅有才能而无师法，就会造反作乱，仅有洞察力而无师法，就会奇谈怪论，仅有能言善辩而无师法，就会荒诞诡辩，只有以老师的言行作为准则，投靠贤师，仰承师训，才能有所造就，成就大业。”

李斯不解地问：“先生，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受教育以前也是善的吗？”

荀子听后连连摇头：“此言差矣，人的本性从来就不是善的，善是后天人为的。人的贪图私利的本性发展下去就会产生争夺而失掉谦让；人的妒忌的本性发展下去就会相互残害而丧失忠信；人的喜好声色的欲望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淫乱而丧失礼仪。”

“平民百姓如此，圣人和帝王也这样吗？”李斯又问。

“不论什么人，生下来的时候本性都一样，平民百姓是这样，尧、禹这样的圣人也是这样。”

“以先生之见，人生下来并无贫富贵贱之分，都是一样的吗？”

“当然没有。人的贫富、智慧、贵贱的区别，都是后来受教育和自己主观努力决定的。知识和道德要靠苦学和积累，积累了研削技能就可以成为工匠；积累了耕种知识就可以成为农夫；积累了知识礼仪就可以成为君子。”

“还有什么因素对人的成长进步有影响呢？”

“说起来，环境对人影响最大，南方有一种叫螻蛄的鸟，用羽毛筑巢，再用毛发编结起来，但却把巢系于芦苇的嫩条上，一旦风吹草动，嫩条被吹折，巢就摔坏了。卵破子死，这并非是巢做得不好，而是系在了芦苇上的罪过。”

李斯听后，久久没有言语，内心却像开了锅一样翻腾，他不无感慨地想起了自己清苦的出身，想起了自己在乡办公房当小吏时所受的讥讽，想到了那些在茅厕中苦苦觅食的老鼠……

荀子谈兴正浓，并未注意到李斯细微的表情变化，饶有兴致地问：“李斯将来有何志向？”

李斯听到先生的问话，才猛然地回过神来，他怯怯地说：“学生愿向先生学习辅佐帝王之术，将来若有机会，为国家效命。”

荀况深为学生有如此大志而欣慰，他指着手中的《诗经》说：“这本书多是表达人的志向的，既然想从政就要多读《尚书》和《礼》。《尚书》是记载政事的，从中可以借鉴。《礼》是规定郑重的礼仪准则和确定法律的总纲，社会上人们道德行为的善恶，与经典的传授很有关系，而国家兴亡也与之相关。凡是通过经典的传授使人向善的，国家就能兴盛，反之，则会走向灭亡。《礼》是治国平天下的依据，如果只重《诗》、《书》而不重《礼》，就好比用手指去测量河水的深浅，用戈去舂米，用锥子当筷子吃饭，是达不到修身治国的目的的。”

……

一轮旭日从东方冉冉升起，李斯沐浴在金色的霞光里听荀子娓娓讲学，心里充盈着一股热热的暖流。是啊，在这个纷纭复杂、喧嚣不止的尘世上，还有什么比拥有这样博学多识、满腹经纶的先生

更让人兴奋、满足和自豪的呢？

“先生——李斯——，该回府吃饭啦！”阡陌上远远传来了韩非结巴但十分清亮的呼唤。

李斯这才搀着荀况意犹未尽地往回走。

3. 路见不平，李斯与师兄以智相助

这些日子，荀况每天一早就要前往府署理事，李斯和师兄韩非只好自己研习功课。城郊讲堂里有人讲学时，两人便结伴去听。那里原是宋国大户人家的一座宗祠，齐、楚、魏三国来犯时，这里变成了一片废墟，荀况上任不久，便出资仿造成一座酷似稷下学宫的大厅，地面用黄泥夯紧，上面再放上竹席，可容纳二百多人听课。这在当时的讲堂中堪称一流。

这天中午，韩非远远看见一大群人正在讲堂前围观什么，就一脸疑惑地问：“出，出什么事啦？”

“不知道，走，挤过去看看。”李斯边说边拉着韩非往人群里挤去。

费了好大的劲，才挤到前面，透过攒动的人头，只见一位老者正把一位青年按在地上，嘴里不断停说着什么。李斯问过身边的人，才知道年轻人是个佃户，因拖欠田租，田主逼死了他的母亲。这位青年拼死逃脱田主追杀后，又悄悄地潜回来寻机报仇，不想追到这里时，讲堂的人涌出来放跑了田主，反逼他下跪听训。

苍天之下，黄土之上，竟有这等道理，李斯忿忿地想着，又拉着师兄的手往前挤。

“小人难知天命，天命者，无所不纳。吉福凶祸，贫贱富贵，皆是天命注定，上天怒，便是星坠木鸣，妖祸横行，庶众小人只有安贫守命，顺从天意，才能横绝世间殃祸。”瘦骨鳞鳞的老者抖着一缕稀疏的山羊胡，摇头晃脑地向众人宣讲着。李斯早已安捺不住内心的激愤，气冲冲地问道：“请问老者，上天有何物？”老者闻声回过头来，见李斯年纪轻轻，穿着又极其俭朴，脸上顿时流露出一种傲慢而轻视的表情，一字一句地回敬道：“天是神明，是至高无上的天帝。”

李斯显然被老者的傲慢与偏见激起一股无名的怒火，他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不失斯文地问道：“长者说天即神，天忽冷忽热，忽阴忽晴，忽风忽雨，忽霜忽雪，那么何为天？您说白天、晴天是上帝，那么夜晚和雨天呢？”

老者并不示弱：“天即神，太阳、太阴都是神，风有风伯，雷有雷公，上苍众神，为何夏禹时治，夏桀时灾？此乃上天意志的体现啊！现在民风不淳，人心不古，风不调，雨不顺，五谷不丰登，就是因为你们无法无天造成的。”

李斯步步紧逼：“依老者之见，夏禹、夏桀之时，太阳、太阴是不是一样的？”

“当然一样，苍天永远不变。”

“那时的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是否一个样？”

“也是一样的。”

“夏禹、夏桀之时衡量土质优劣、庄稼好孬是不是也一样呢？”

“当然也一样。”

“既然日月星辰不变，那么禹治桀乱与天有何相干呢？既然种、长、收、藏无论禹桀之时，均依季节气候进行，那么禹治桀乱，又与天何干呢？”

“这……”老者语塞了。

讲堂门前的空地上人越聚越多，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李斯、韩非、老者和那位青年围在中间，人们屏息敛容，伸长耳朵，静静地听着这一老一小你来我往，舌箭唇枪地辩论着。

“你这等后生，小小年纪，竟如此狂妄，简直犯上作乱！”老者被李斯追问得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恼怒地训斥道。

李斯却不急不恼，依旧平静地说：“古籍上载，禹父鲧因治水不利而被处以极刑，禹承父志，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何其苦哉，此乃天宽偏爱禹吗？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李斯说着，转过身来，拉起跪在地上的年轻人，“其母无故受害，被逼至死，难道当儿子的忍气吞声才算是知命敬业吗？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为所欲为，滥杀无辜，而另一些人却只能唯命是从，任人奴役？难道这就是天命吗？”

那位年轻人望着李斯已是泪流满面，围观的人群发出一阵阵叫好声。

“抓住他，抓住他，他是我的佃户！”随着这叫喊声，人群突然骚动起来，原来是佃主带着一群家丁追来了。

年轻人向李斯和韩非抱拳打拱，然后趁混乱之际，逃之夭夭。

尽管没有听到讲学，回来的路上，李斯依然显得那么兴奋。他不解地问韩非：“师兄，你的学识比我高，刚才怎么一言不发？”韩非苦笑着摇摇头：“我、我的嘴，不利、不利落，只怕不、不、不仅帮不了你，还要遭人、人齿笑。”

李斯一想觉得是这样，便不再说什么。

荀况很快便知道了李斯舌战讲学的老者一事，夸奖道：“真是后生可畏，为师甚慰。”

李斯说：“今日辩论可见先生《天论》威力之大。弟子所言，全是得益于先生的苦心栽培。”